

太伯、仲雍奔吴及相关封国考论

赵生群 高中正

〔摘要〕 太伯、仲雍奔吴,为江南吴地,近代以来,有不少学者怀疑其真实性,并提出种种新说。验诸文献,吴国世系及虞仲之后分封之事甚明,不应轻忽史书记载的内在逻辑与叙事原则。太伯之弟仲雍,又称虞仲,与周章之弟虞仲并非一人,前者为后人追述之辞,后者则因始封于虞得名。吴在江南,太伯、仲雍及其后周章以降君吴,世系历历可见;虞在山西,周章之弟虞仲首封,而灭于晋;宜侯矢簋所记之“宜”,则为虞之徙封。《史记》将二吴/虞合叙,是因二国皆太伯、仲雍之后。新出春秋初年的吴季、吴叔等器,与吴国关系不明,不宜牵涉。太伯奔吴,促进吴地与中原地区的交流融合,意义重大。

〔关键词〕 太伯;仲雍;吴国;虞国;封国

东南形胜之区,吴地经济富庶,人文荟萃。3100年前,太伯、仲雍奔吴,开创了吴地社会、历史、文化发展的新纪元,太伯被尊为东南人文始祖。但是,最近数十年间,关于太伯仲雍二人止居之地、吴虞所在之地及两国关系等问题出现了诸多争议,因而很有必要加以探讨。

一、相关问题的学术史回顾

太伯奔吴的地望,是长江下游的吴地。关于此点,《史记·周本纪》及《史记·吴太伯世家》记载甚明,在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多少疑问。近代以来,由于疑古思潮的兴起,传统记载的权威地位消解,上古历史记录的真实性,开始遭到挑战。加之出土金文资料的不断披露,学者或将其中部分内容,认为是有别于传统记载的吴国建国历史记录,因此产生出种种新说。有学者质疑太伯、仲雍远徙江南的真实性,并对可能的始封之地加以探讨。如钱穆《古三苗地理考》认为太王亶父踰河而西,自邠迁徙至岐,太伯等则不从而留河东,因此“河东之虞,即为太伯虞仲之国”^①;童书业《释“攻吴”与“禹邗”》亦认为“奔荆蛮”之说不可信,江南之吴世系年代“不可考”,汾水流域的虞国“应该就是吴国”,^②杨宽也有类似意见,认为太王亶父时期,周之势力尚小,不可能逃奔至江南吴地创建国家,因此太伯、仲雍所建立的,即“虞芮争田”之“虞”地,地点在今天的山西平陆。^③这类看法影响很

赵生群,文学博士,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南京 210097);高中正,文学博士,山东大学文学院教授(济南 250100)。

①钱穆:《古史地理论丛》,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第98页。

②童书业撰,童教英整理:《童书业著作集》第二卷《童书业历史地理论集》,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575页。

③杨宽:《西周史》第一编第三章“周的开拓和克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78页。

大,此后又有不少学者,在此基础上提出种种新说。^①更有研究者认为太伯、仲雍奔长江下游之吴,是后人虚构添附的故事。^②

除此之外,也有学者将《论语》《左传》《史记》等涉及早期吴国建国的史事,认为是相对可信的材料,从历史或考古学层面,对太伯、仲雍的事迹进行解释。如傅斯年在《与顾颉刚论古史书》一文中,怀疑太伯入荆蛮,可能是“伦常之变”,故不得已而远走于吴,吴民是本土之人,君主则为太伯、虞仲之后。^③徐中舒《殷周之际史迹之检讨》则认为吴实为周人远征南土的“远戍军”,目的是培养国力,实为周人翦商的开端,吴国应当是先居江汉流域,后“或因楚之兴盛,再由江、汉而东徙于吴”^④。张光直则指出,从考古资料来看,西周早期的长江下游苏南地区的一些考古遗址,已经出现有别于该地域本土特点和商文化特征的西周风格器物,这些北方的舶来品,说明在此区域中“一些西周文明的产生”,很可能是由一个来自于西周的显贵阶层带来,因此,《史记》中记载的太伯、仲雍传说,“故事情节的可靠程度”虽然尚有一定疑问,但也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西周文明传入长江下游的“文化移入过程”^⑤,类似之说也见于许倬云等人的论著^⑥。张志鹏在梳理辨析部分意见后,指出“迁徙说”只是一种推测,并没有确凿的证据支持;认为太伯之吴,既非沂水流域的矢(吴、虞)国,也不可能是山西平陆一带的虞国,《穆天子传》中之亶父“封其元子吴太伯于东吴”,即太伯、仲雍所建的苏南吴国,并依据考古遗存,判断吴之初创应当在今天南京江宁和安徽当涂县交界的横山一带。^⑦

以上的这些意见,间或有可取之处。不过,他们对于《史记·周本纪》及《史记·吴太伯世家》等史书中相关记载证据,或者置而不论,或者存疑而加以解构或阐释,颇有轻忽《论语》《左传》以及《史记》等记载的内在逻辑与叙事原则的情况,致使对吴国迁徙的史事论证,呈现出与古书记载的隔膜之感。

我们认为,讨论周初吴国立国的前提,首先需对史料进行甄别证伪或解释,分析史书不同记载产生的时代因素,以及叙事的相关特性;在此基础上,方能对相关史实作出准确把握。

二、太伯、仲雍奔吴及虞国之分封

太伯、仲雍的事迹,见于正经正史。《尚书》《左传》《国语》《论语》《孟子》《史记》《汉书》《后汉书》等重要典籍都有涉及。

《史记》记载太伯、虞仲奔吴因果颇为具体。《周本纪》:“古公有长子曰太伯,次曰虞仲。太姜生少子季历,季历娶太任,皆贤妇人。生昌,有圣瑞。……长子太伯、虞仲知古公欲立季历以传昌,乃二人亡如荆蛮,文身断发,以让季历。”^⑧《吴太伯世家》:“吴太伯,太伯弟仲雍,皆周太王之子,而王季历之兄也。季历贤,而有圣子昌,太王欲立季历以及昌,于是太伯、仲雍二人乃奔荆蛮,文身断发,示

^①相关学术史梳理,可以参看张志鹏:《吴越史新探》,博士学位论文,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2012年,第12—23页;孙元成:《矢国有铭铜器整理与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吉林大学古籍研究所,2017年,第65—69页。

^②这一看法由卫聚贤较早提出,顾颉刚、陈桥驿、王明珂都有类似意见。见卫聚贤:《太伯之封在西吴》,吴越史地研究会编:《吴越文化论丛》,南京:江苏研究社,1937年,第14—45页;顾颉刚著,王熙华辑:《苏州史志笔记》,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11—13页;陈桥驿:《“越为禹后说”溯源》,《浙江学刊》1985年第3期;王明珂:《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增订本)》第九章“边缘人群华夏化历程:吴太伯的故事”,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171—193页。

^③傅斯年:《与顾颉刚论古史书》,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文集》第一卷,北京:中华书局,2017年,第554页。

^④徐中舒:《殷周之际史迹之检讨》,《徐中舒历史论文选辑》,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第658—662页。

^⑤[美]张光直:《古代中国考古学》第七章“‘三代’以外的最早文明”,印群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第465—472页。

^⑥许倬云:《周人的兴起及周文化的基础》,《中国上古史待定稿》,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85年,第9—10页;又许倬云:《西周史(增补二版)》,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第103—104页。

^⑦张志鹏:《吴越史新探》,第12—23页。

^⑧《史记(修订本)》卷四《周本纪》,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149页。

不可用,以避季历。……太伯之奔荆蛮,自号句吴。荆蛮义之,从而归之千余家,立为吴太伯。”^①

《史记》对吴国世系及虞仲之后分封之事也有非常系统、明晰的记载。《吴太伯世家》:“太伯卒,无子,弟仲雍立,是为吴仲雍。仲雍卒,子季简立。季简卒,子叔达立。叔达卒,子周章立。是时周武王克殷,求太伯、仲雍之后,得周章。周章已君吴,因而封之。乃封周章弟虞仲于周之北故夏虚,是为虞仲,列为诸侯。周章卒,子熊遂立,熊遂卒,子柯相立。柯相卒,子强鸠夷立。强鸠夷卒,子余桥疑吾立。余桥疑吾卒,子柯卢立。柯卢卒,子周繇立。周繇卒,子屈羽立。屈羽卒,子夷吾立。夷吾卒,子禽处立。禽处卒,子转立。转卒,子颇高立。颇高卒,子句卑立。是时晋献公灭周北虞公,以开晋伐虢也。句卑卒,子去齐立。去齐卒,子寿梦立。寿梦立而吴始益大,称王。”^②寿梦之后,吴君有诸樊、余祭、余昧、王僚、阖闾、夫差。

太伯奔吴,居梅里;后世徙居于吴,筑阖闾城,对此文献都有明确记载,相关古迹亦可为证。《吴太伯世家》“自号句吴”句《索隐》引《吴地记》曰:“泰伯居梅里,在阖闾城北五十里许。”同篇“吴太伯”句《正义》亦称:“吴,国号也。太伯居梅里,在常州无锡县东南六十里。至十九世孙寿梦居之,号句吴。寿梦卒,诸樊南徙吴。至二十一代孙光,使子胥筑阖闾城都之,今苏州也。”^③《吴太伯世家》“太伯卒”句《索隐》引《皇览》曰:“太伯冢在吴县北梅里聚,去城十里。”^④《周本纪》“乃二人亡如荆蛮”句《正义》:“太伯奔吴,所居城在苏州北五十里常州无锡县界梅里村,其城及冢见存。”^⑤泰伯陵位于今无锡市新区鸿山镇,为国家一级文物保护单位。“西有黄帝陵,东有泰伯陵”,这一说法反映出人们对太伯的尊崇。伯渎河、仲雍墓也同样可以见证当年史实。

历代有关太伯与仲雍奔吴的地点、吴国世系、历史演变绝少争议。然而近70年来,情况发生了出人意料的变化。除了上节所指出的,学者否认古书记载的真实性外,近代以来新披露的铜器铭文中又有一些资料,因为可能与吴国早期的徙封有关,更为吴国的地理、迁徙、立国以及族属等问题增添枝节。这其中,以1954年镇江丹徒烟墩山出土的宜侯矢簋,^⑥最值得关注。宜侯矢簋记载时王命虞侯矢“迁侯于宜”。唐兰最早指出器主为“虞侯”,认为此虞国即西周早期的江南吴国,器主虞侯矢为仲雍之后的周章,“迁侯于宜”是周章从无锡梅里徙封至宜。^⑦这种看法影响很大,得到李学勤等学者的认同。^⑧但也有不少反对意见,如刘启益认为太伯、仲雍所建的吴国地望,实在古书记载的“虞芮争讼”之“虞”地,至虞侯矢时改封在宜,方建立江南之吴。^⑨黄盛璋则直接否定宜地在丹徒一带的可能,认为器主虞侯应是春秋时平陆一带的虞国。^⑩杨向奎则认为太伯与仲雍二人,仅太伯南徙于江南吴地建国,仲雍仅“北止于虞”,后者在虞侯矢时又徙封江南吴地。^⑪除上举的几位学者外,还有不少古文字及先秦史等领域研究者,对相关问题提出意见。对此,学界已有不少综述文章。近年又如

①《史记(修订本)》卷三一《吴太伯世家》,第1747页。

②《史记(修订本)》卷三一《吴太伯世家》,第1749—1750页。

③《史记(修订本)》卷三一《吴太伯世家》,第1748页。

④《史记(修订本)》卷三一《吴太伯世家》,第1749页。

⑤《史记(修订本)》卷四《周本纪》,第150页。

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周金文集成(修订增补本)》,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2695页,器号04320。

⑦唐兰:《宜侯矢簋考释》,《考古学报》1956年第2期。

⑧参见李学勤:《宜侯矢簋与吴国》,《文物》1985年第7期。李学勤最初在《西周时期的诸侯国青铜器》一文中,认为虞侯矢世系和吴国有关,但“没有证据说明宜是吴的别称,应列为不见于文献的诸侯国”,见《新出青铜器研究(增订版)》,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第30页。在《宜侯矢簋与吴国》一文则改从唐兰说,此后又在《论高青陈庄器铭“文祖甲齐公”》一文中,认为虞侯矢的父亲虞公父丁为武王所封吴的第一代周章,收入李学勤:《新出青铜器研究(增订版)》,第370页。

⑨刘启益:《西周吴国铜器的新发现与有关历史地理问题》,《考古与文物》1982年第2期。

⑩黄盛璋:《铜器铭文宜、虞、矢的地望及其与吴国的关系》,《考古学报》1983年第3期。

⑪杨向奎:《“宜侯矢簋”释文商榷》,《文史哲》1987年第6期。

赵庆森不同意史书所载,认为宜侯矢簋与早期吴国徙封有关,其中虞侯即吴侯,可能是周章之子熊遂。^①

将宜侯矢簋之“宜”与江南吴国牵涉,证据并不充分。细绎宜侯矢簋铭文,不难看出其中所涉仅是虞侯徙封于宜之事,与江南之吴没有任何联系。在宜侯矢簋公布的半个世纪后,已有不少学者陆续提出反对意见。如张懋镕认为不能把宜侯矢簋简单比附成吴器。^② 曹锦炎先生也认为宜侯矢簋“绝不是吴器”,宜侯矢也与虞侯周章无涉。^③ 田率则撰文论证宜国由晋南的虞国徙封而来,与吴国无关。^④

我们认为,在没有更新的证据出现之前,将宜侯矢簋与吴国一起讨论,并不可取。近年来,亦有私人手中收藏据传来自山东东南部靠近江苏一带的吴季、吴叔等器,学者或认为与吴国徙封有关。这些器物,最早由吴镇烽在《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续编》披露^⑤,时代在春秋早期。吴镇烽先生怀疑此吴为姑苏吴国的前身,先迁徙至山东,后至江苏。^⑥

将吴季、吴叔器与江南之吴国联系起来的意见,其问题在于,吴叔、季器,国族名均写作“吴”,与江南之“吴”国国名春秋时多作“工虞”“工虞”“攻五”等迥异^⑦,目前能看到写作“吴”的江南吴国之器,已经到春秋晚期。一般来讲,姓氏国族用字,作为身份的标识,用字往往比较稳定,使用假借、异体的情况比较少见,吴季、吴叔器与江南之“吴”国是否一定有关,目前的证据也并不充分。^⑧ 以上列举过去研究者将宜侯矢簋之“虞侯”“虞公”,与江南之吴国联系起来,也存在同样矛盾。

总之,将几个和“吴”音近之字系联,从而勾勒出所谓江南吴国迁徙的脉络,只能认为是假设之上的假设,存在不少风险。

以上所举诸家意见,多有不同,原因何在? 吴美福的观点也许具有代表性。他认为,许多分歧的根源“在于《史记》中关于太伯、虞仲等人物间关系的记载不清:《史记·周本纪》载太伯弟为虞仲,《史记·吴太伯世家》谓太伯弟为仲雍”^⑨。在我们看来,对于记载之歧,不应仅仅视作史料的不可靠与虚构,对于此类历史叙事的内在逻辑及其书写原则有必要进行解释,方能揭示古书记载的价值。

三、仲雍、吴仲雍、虞仲

《史记》之《周本纪》《吴太伯世家》都记载了太伯兄弟的事迹,而人物称谓不完全相同,叙事互有侧重。《周本纪》:“古公有长子曰太伯,次曰虞仲。……长子太伯、虞仲知古公欲立季历以传昌,乃二人亡如荆蛮,文身断发,以让季历。”^⑩《吴太伯世家》:“太伯卒,无子,弟仲雍立,是为吴仲雍。……

①赵庆森:《续说吴、虞、吴之关系及其迁徙问题》,北京大学出土文献研究所编:《青铜器与金文》(第1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第627—636页。

②张懋镕:《谈谈半个世纪以来围绕宜侯矢簋论争给我们的启示》,《古文字与青铜器论集》(第三辑),北京: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190—193页。

③曹锦炎:《关于“宜侯矢簋”铭文的几点看法》,《东南文化》1990年第5期。

④田率:《宜侯矢簋铭文相关史地国族问题补论》,《古代文明》2019年第1期。

⑤吴季器分别见《铭续》0165、0490、0283、0534、0936、0989,吴叔襄鼎见《铭续》0171,均收入吴镇烽:《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续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

⑥吴镇烽意见见张懋镕:《中国国家博物馆所藏西周青铜器选粹》一文转引,收入中国国家博物馆编:《中国国家博物馆藏文物研究丛书·青铜器卷·西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第513—516页。

⑦曹锦炎:《从青铜器铭文论吴国的国名》,《吴越历史与考古论丛》,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年,第1—4页。

⑧黄锦前先生认为这批铜器为三晋之器,与姬姓虞国有关,属以国为氏,见黄锦前:《论吴季大诸器及有关虞国青铜器》,《陕西历史博物馆论丛》(第26辑),西安:三秦出版社,2019年,第10—20页。

⑨吴美福:《吴文化普及193讲 吴国第一铜器宜侯矢簋》,2020-03-19, <http://mlcx.chinareports.org.cn/mlcx/news/5166.html>, 2024-09-09。

⑩《史记》(修订本)卷四《周本纪》,第149页。

周武王克殷,求太伯、仲雍之后,得周章。周章已君吴,因而封之。乃封周章弟虞仲于周之北故夏虚,是为虞仲,列为诸侯。”^①

《周本纪》与《吴太伯世家》的记载,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周本纪》说与太伯一起奔吴的是“虞仲”,而《吴太伯世家》则云“仲雍”:《周本纪》之“虞仲”即《世家》之“仲雍”“吴仲雍”。二是《周本纪》之“虞仲”(太伯之弟)与《吴太伯世家》之“虞仲(周章之弟)”实非一人。两篇提到的“虞仲”相隔数世,相去百年,而二人同号“虞仲”,其缘由也不尽相同。以上两点互相纠结,造成了各种分歧和异说。

僖公五年《左传》:“大伯、虞仲,大王之昭也。”^②哀公七年《左传》:“大伯端委以治周礼,仲雍嗣之,断发文身,裸以为饰。”^③据《左传》,“虞仲”与“仲雍”实为一人。《周本纪》的虞仲,也就是《吴太伯世家》的仲雍(吴仲雍)。司马迁不仅叙述了太伯、仲雍联袂奔吴及后世分封的情况,而且结合有关记载进一步确认了吴虞两国的关系。《吴太伯世家》赞语说:“余读《春秋》古文,乃知中国之虞与荆蛮句吴兄弟也。”^④《史记》所谓“《春秋》古文”,即指《左传》。司马迁根据《左传》记载,确定吴虞两国同出一源,为太伯、仲雍之后。《周本纪》《吴太伯世家》的记载,与《左传》完全一致。

需要说明的一点是,太伯之弟本名仲雍,《左传》《史记》称之为“虞仲”,乃后人追述之辞。终仲雍之身,与虞国并无瓜葛,他与虞发生关联,是在数世之后。僖公五年《左传》与《史记·周本纪》称“虞仲”,哀公七年《传》与《吴太伯世家》称“仲雍”,其实并不矛盾。

古代学者已经注意到《左传》《史记》“虞仲”“仲雍”称呼的差异,而且已经明确指出太伯之弟虞仲与周章之弟虞仲并非一人。桓公十年《左传》:“虢公出奔虞。”孔颖达疏:“《谱》云:虞,姬姓也。周大王之子、大伯之弟仲雍,是为虞仲,嗣大伯之后。武王克商,封虞仲之庶孙以为虞仲之后,处中国为西吴,后世谓之虞公。僖五年晋灭之。”^⑤宣公八年《左传》:“盟吴越而还。”孔颖达疏:“《谱》云:吴,姬姓,周大王之子大伯、仲雍之后。大伯、仲雍让其弟季历,而去之荆蛮,自号句吴……大伯无子而卒,仲雍嗣之。当武王克殷,而因封其曾孙周章于吴,为吴子,又别封章弟虞仲于虞。自大伯五世而得封,十二世而晋灭虞,虞灭而吴始大,至寿梦而称王。”^⑥僖公五年《左传》:“大伯、虞仲,大王之昭也;大伯不从,是以不嗣。”杜预注:“大伯、虞仲皆大王之子,不从父命,俱让适吴。仲雍支子别封西吴,虞公其后也。”^⑦《汉书·地理志下》:“(孔子)谓‘虞仲、夷逸,隐居放言,身中清,废中权’。”颜师古注:“虞仲,即仲雍也。”^⑧《史记·吴太伯世家》“是为虞仲”句司马贞《索隐》:“《左传》曰‘太伯、虞仲,太王之昭’,则虞仲是太王之子必也。又《论语》称‘虞仲、夷逸隐居放言’,是仲雍称虞仲。今周章之弟亦称虞仲者,盖周章之弟字仲,始封于虞,故曰虞仲。则仲雍本字仲,而为虞之始祖,故后代亦称虞仲,所以祖与孙同号也。”^⑨

两位“虞仲”祖孙同号,与古人称谓习惯有关。周代所封诸侯,多以国名加字为称。例如,僖公五年《左传》:“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杜预注:“虢仲、虢叔,王季之子,文王之母弟也。仲、叔皆虢君字。”^⑩《国语·郑语》:“虢叔恃势,郃仲恃险。”韦昭注:“此虢叔,虢仲之后。叔、仲皆当时二国君之字。”^⑪

①《史记(修订本)》卷三一《吴太伯世家》,第1749页。

②《春秋左传正义》卷一二,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1795页。

③《春秋左传正义》卷五八,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2162页。

④《史记(修订本)》卷三一《吴太伯世家》,第1781页。

⑤《史记(修订本)》卷三一《吴太伯世家》,第1781页。

⑥《春秋左传正义》卷三二,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1873—1874页。

⑦《春秋左传正义》卷一二,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1795页。

⑧《汉书》卷二八下《地理志下》,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667页。

⑨《史记(修订本)》卷三一《吴太伯世家》,第1749页。

⑩《春秋左传正义》卷一二,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1795页。

⑪徐元诰撰,王树民、沈长云点校:《国语集解·郑语第十六》,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463页。

亦有国加名或国加字、名为称者。如《史记·管蔡世家》：“管叔鲜、蔡叔度者，周文王子而武王弟也。武王同母兄弟十人。……其长子曰伯邑考，次曰武王发，次曰管叔鲜，次曰周公旦，次曰蔡叔度，次曰曹叔振铎，次曰成叔武，次曰霍叔处，次曰康叔封，次曰冉季载。”《正义》：“冉，国名也。季载，人名也。伯邑考最长，所以加‘伯’。诸中子咸言‘叔’。以载最少，故言季载。”^①又《管蔡世家》：“康叔封、冉季载皆少，未得封。”《索隐》：“孔安国曰：‘康，畿内国名。’地阙。叔，字也。封，叔名。”^②

太王三子为太伯、虞仲、季历。“伯”“仲”“季”都是字，《吴太伯世家》称“仲雍”是“字+名”，再冠以国名，则称“吴仲雍”。《吴太伯世家》说：“周武王克殷，求太伯、仲雍之后，得周章。周章已君吴，因而封之。乃封周章弟虞仲于周之北故夏虚，是为虞仲。”^③这就是说，武王时封太伯、仲雍之后，属于追封性质，吴国在此之前已经自封，仲雍及其后代都被看作是太伯之后；而封于中国的虞，则是追封仲雍，追封之国名虞，国名加字则称“虞仲”，于是，“虞仲”“吴仲雍”才有了“虞仲”这一新称号；僖公七年《左传》和《史记·周本纪》称仲雍为“虞仲”，均为史家追述之辞，其在世时之称谓，则为“仲雍”。而仲雍之曾孙（周章之弟）亦字仲，实封于虞，故亦称“虞仲”。《吴太伯世家》“仲雍卒”《索隐》：“《吴地记》曰：‘仲雍冢在吴郡常熟县西海虞山上，与言偃冢并列。’”^④据此，知仲雍生前所奔、死后所葬，皆在吴地（今江苏无锡），与武王封虞仲之虞（今山西平陆）并非一处。太伯之弟虞仲与周章之弟虞仲，自然不可能是同一人。

四、吴虞宜三国与周王朝的关系

吴虞宜三国分封之时间、背景各不相同，但都与周初分封同姓、经营天下的布局有关。

昭公九年《左传》：“文、武、成、康之建母弟，以蕃屏周。”^⑤昭公二十六年《左传》：“昔武王克殷，成王靖四方，康王息民，并建母弟，以蕃屏周。”^⑥僖公二十四年《左传》：“昔周公吊二叔之不咸，故封建亲戚以蕃屏周。”^⑦

周在扩展势力、发展壮大、建立和巩固王朝的过程中，非常倚重姬姓家族的作用。《左传》云文、武、成、康“并建母弟，以蕃屏周”，周大封同姓以为辅翼，史传历历可证。僖公五年《左传》：“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僖公二十四年《左传》：“管、蔡、郕、霍、鲁、卫、毛、聃、郕、雍、曹、滕、毕、原、酆、郇，文之昭也。邰、晋、应、韩，武之穆也。凡、蒋、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⑧定公四年《左传》：“曹，文之昭也。晋，武之穆也。”^⑨《国语·郑语》：“当成周者，南有荆蛮、申、吕、应、邓、陈、蔡、随、唐（韦昭注：应、蔡、随、唐，皆姬姓也）；北有卫、燕、狄、鲜虞、潞、洛、泉、徐、蒲（韦昭注：卫，康叔之封；燕，邵公之封；皆姬姓也）；西有虞、虢、晋、隗、霍、杨、魏、芮（韦昭注：八国，姬姓也）；东有齐、鲁、曹、宋、滕、薛、邾、莒（韦昭注：鲁、曹、滕，皆姬姓）。”^⑩《史记·鲁周公世家》：“封周公旦于少昊之虚曲阜，是为鲁公。”^⑪《燕召公世家》：“召公奭与周同姓，姓姬氏。周武王之灭纣，封召公于北燕。”^⑫《管蔡世家》：

①《史记（修订本）》卷三五《管蔡世家》，第1891页。

②《史记（修订本）》卷三五《管蔡世家》，第1892页。

③《史记（修订本）》卷三一《吴太伯世家》，第1749页。

④《史记（修订本）》卷三一《吴太伯世家》，第1749页。

⑤《春秋左传正义》卷四五，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2056页。

⑥《春秋左传正义》卷五二，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2114页。

⑦《春秋左传正义》卷一五，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1817页。

⑧《春秋左传正义》卷一五，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1817页。

⑨《春秋左传正义》卷五四，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2135页。

⑩徐元浩撰，王树民、沈长云点校：《国语集解·郑语第十六》，第461—462页。

⑪《史记（修订本）》卷三三《鲁周公世家》，第1833页。

⑫《史记（修订本）》卷三四《燕召公世家》，第1875页。

“武王已克殷纣，平天下，封功臣昆弟。于是封叔鲜于管，封叔度于蔡：二人相纣子武庚禄父，治殷遗民。封叔旦于鲁而相周，为周公。封叔振铎于曹，封叔武于成，封叔处于霍。”又曰：“（周公）封康叔为卫君，是为卫康叔。封季载于冉。”^①

太伯、仲雍为太王之子、文王母弟，乃周室至亲，又有让贤之功德，在周室分封同姓以巩固统治的总体安排下，太伯赐封、虞仲追封、虞侯矢改封都有其必然性。

关于吴虞两国之间的关系，《史记》《汉书》都有记载。《史记·吴太伯世家》：“太伯卒，无子，弟仲雍立，是为吴仲雍。……周武王克殷，求太伯、仲雍之后，得周章。周章已君吴，因而封之。乃封周章弟虞仲于周之北故夏虚，是为虞仲，列为诸侯。”据《史记》记载，吴、虞分别为太伯、仲雍封国，是地道的“兄弟之国”。“吴”“虞”国号也昭示了两国之间的关联。太伯、仲雍所封之国，原本均称“吴”。因为太伯自号“句吴”，武王灭殷，求太伯、仲雍之后，仲雍曾孙已继任吴君，周沿用其国号，赐封吴侯；其实周章之弟所封之国，原本亦称“吴”，这正如前引《国语·郑语》所言，文王之弟虢仲、虢叔，分封的国名都叫“虢”。而后人为了区分，则称东虢、西虢。《汉书·地理志下》：“太伯初奔荆蛮，荆蛮归之，号曰句吴。太伯卒，仲雍立，至曾孙周章，而武王克殷，因而封之。又封周章弟中于河北，是为北吴，后世谓之虞。”^②周章之弟中（仲）所封之国本名亦为“吴”，亦称“北吴”，亦犹虢称东虢、西虢。后世乃谓之“虞”，以资区别。《史记·吴太伯世家》：“自太伯作吴，五世而武王克殷，封其后为二：其一虞，在中国；其一吴，在夷蛮。十二世而晋灭中国之虞。中国之虞灭二世，而夷蛮之吴兴。”^③《汉书·地理志下》：“（虞）十二世为晋所灭。后二世而荆蛮之吴子寿梦盛大称王。……自寿梦称王六世，阖庐举伍子胥、孙武为将，战胜攻取，兴伯名于诸侯。至子夫差，诛子胥，用宰嚭，为粤王句践所灭。”^④《史记》《汉书》二吴合叙，因二国皆太伯、仲雍之后也。

宜侯矢簋^⑤之“宜侯”出自虞，亦为仲雍之后。宜侯矢簋铭文载：

隹四月，辰在丁未。王省武王、成王伐商图，诞省东国图。王蒞于宜，入社，南向。王命虞侯矢曰：迁侯于宜。锡鬯鬯一卣，商瓚一□、彤弓一、彤矢百、旅弓十、旅矢千；锡土，厥川三百□。厥□百有廿（二十）。厥宅邑卅（三十）有五。……百有卅（四十），锡在宜王人□有七姓，锡奠（甸？）七伯，厥卢□有五十夫，锡宜庶人六百有□六夫。宜侯矢扬王休，作虞公父丁尊彝。

铭文言“王省武王、成王伐商图”，此王或为康王；铭文云“作虞公父丁尊彝”，当非初封之虞侯（周章之弟），而是其后代子孙。《史记·吴太伯世家》所说“（武王）乃封周章弟虞仲于周之北故夏虚，是为虞仲，列为诸侯”，正与此相应。此“虞侯”为仲雍之裔孙，武王封之于夏虚，与太伯奔吴时空悬隔，截然二事，不可混淆。

《史记·吴太伯世家》：“乃封周章弟虞仲于周之北故夏虚。”《索隐》：“夏都安邑，虞仲都大阳之虞城，在安邑南，故曰夏虚。”《汉书·地理志上·河东郡》：“大阳，吴山在西，上有吴城，周武王封太伯后于此，是为虞公，为晋所灭。”^⑥《汉书》言虞为大伯之后，是因为仲雍继太伯为君。《旧唐书·地理志一》：“平陆，隋河北县。义宁元年，置安邑郡，县属焉。天宝三载，太守李齐物开三门，石下得戟，大刃，有‘平陆’篆字，因改为平陆县。”^⑦安邑在大河之阳，古称大阳。《史记》记载，与虞国分封时间、地点无不密合。

①《史记（修订本）》卷三五《管蔡世家》，第1892—1893页。

②《汉书》卷二八下《地理志下》，第1667页。

③《史记（修订本）》卷三一《吴太伯世家》，第1750页。

④《汉书》卷二八下《地理志下》，第1667页。

⑤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周金文集成（修订增补本）》，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2695页，器号04320。

⑥《汉书》卷二八上《地理志上》，第1550页。

⑦《旧唐书》卷三八《地理志一》，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428—1429页。

铭文称矢为“虞侯”，又称“宜侯”，这是改封前后的称呼不同。虞侯“迁侯于宜”，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改封或迁徙，其特殊性在于：原来的虞国依然原封不动地予以保留，并由宜侯矢的子弟继任君位，直到鲁僖公五年（公元前655年）才为晋献公所灭。从铭文可以看出，周王对宜侯矢的赏赐规格非常高，甚至超过了周襄王对晋文公的赏赐。这说明周王对他非常器重，因为东方淮夷是新征服的土地，需要有亲信之人镇守。铭文说赐“彤弓一、彤矢百、旅弓十、旅矢千”。按照《礼记·王制》：“诸侯赐弓矢，然后征。”赐予弓矢，就是授予他征伐之权。

无论是史传的系统记载，还是历代注解，抑或是文物遗迹与出土文献，都呈现出高度的一致性，吴虞宜三国分封次第及相互关系，可以无疑。

五、太伯、仲雍奔吴的意义

太伯、仲雍奔吴，对吴地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和风俗民情等都具有重要的影响。姬姓家族的发展壮大，周朝的兴起，依靠的是仁义道德。《史记·秦楚之际月表》：“汤、武之王，乃由契、后稷修仁行义十余世，不期而会孟津八百诸侯，犹以为未可，其后乃放桀。”^①在《汉书·古今人表》中，公刘、大王亶父、姜女、太伯、中雍、王季、大任、文王、大姒、武王、成王、召公、周公等都列入圣贤之列。《周本纪》：“后稷之兴，在陶唐、虞、夏之际，皆有令德。”^②《吴太伯世家》说“荆蛮义之，从而归之千余家，立为吴太伯”，说明太伯立国也是靠德义。姬姓重视道德的家族传统，对于促进吴地人文精神的进步和提升具有重要的意义。

太伯奔吴，带来了中原地区先进的农业技术。周的始祖是弃，生于稷山（今山西省稷山县），是一位农业天才。《周本纪》：“弃为儿时，屹如巨人之志。其游戏，好种树麻、菽，麻、菽美。”^③长大之后，弃更是把他的爱好和特长发挥到了极致。《尚书·吕刑》：“稷降播种，农殖嘉谷。”^④《周本纪》：“（弃）为成人，遂好耕农，相地之宜，宜谷者稼穡焉。民皆法则之。帝尧闻之，举弃为农师，天下得其利，有功。”《孟子·滕文公上》：“后稷教民稼穡，树艺五谷，五谷熟而民人育。”^⑤后稷被后代尊为稷王、稷神、农神、农耕始祖，五谷之神。后稷的子孙，累世为农官，对中国农业的发展影响巨大。太伯、仲雍把先进的农耕技术带到吴地，无疑会大大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史记》之《十二诸侯年表》《吴太伯世家》《楚世家》《伍子胥列传》都有吴楚两国争桑的记载，最后吴王僚派公子光（后之吴王阖闾）灭楚两邑，说明当时蚕桑在吴国已经非常重要了。无锡、苏州一带丝绸、纺织业发达，也是渊源有自。农业的发展，为吴地的经济文化繁荣奠定了基础。

太伯奔吴，促进了吴地与中原地区的交流融合。这种融合可分为两个阶段。太伯奔吴之前，这里还是蛮荒之地，太伯给吴地带来了中原地区先进的文化。从太伯到寿梦，吴居梅里十九世，历经数百年。到了吴王寿梦，吴国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吴太伯世家》：“王寿梦二年，楚之亡大夫申公巫臣怨楚将子反而奔晋，自晋使吴，教吴用兵乘车，令其子为吴行人，吴于是始通于中国。”^⑥吴王寿梦之时，吴在国家层面开始与中原地区交往，实现了吴地与中原文化的深度融合，出现了季札这样的出类拔萃的人物，他的人品、学养、政治智慧都受到人们的敬仰。到了春秋晚期，吴国达到鼎盛阶段，吴王阖闾曾一度攻入楚国郢都，成为春秋五霸之一。

^①《史记（修订本）》卷一六《秦楚之际月表》，第921—922页。

^②《史记（修订本）》卷四《周本纪》，第146页。

^③《史记（修订本）》卷四《周本纪》，第146页。

^④《尚书正义》卷一九《吕刑》，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248页。

^⑤焦循撰，沈文倬点校：《孟子正义》卷一一《滕文公上》，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383页。

^⑥《史记（修订本）》卷三一《吴太伯世家》，第1751页。

宜侯矢簋提到的宜侯,是仲雍的后代,他封于宜,同属吴地,对吴文化的发展和江南地区开发的开发,同样也起过重要作用。

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吴地人文荟萃、群星闪耀、文化繁荣、经济发达、民风醇厚,与太伯奔吴具有深厚的历史因缘。太伯作为吴地人文始祖,对吴地社会、文化、经济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责任编辑:叶 忠)

Investigating Taibo and Zhongyong's Migration to Wu and the Related Fiefdoms

ZHAO Shengqun, GAO Zhongzheng

Abstract: Taibo and Zhongyong's migration to Wu, which is located in *Jiangnan* (south of the Yangtze River), has been questioned by many modern scholars, who have proposed various new theories. However, an examination of historical documents shows that the genealogy of the state of Wu and the division of the fiefdoms after Yu Zhong are quite clear. The internal logic and narrative principles of historical records should not be dismissed lightly. Zhongyong, the brother of Taibo, also known as Yu Zhong, is not the same person as another Yu Zhong, the brother of Zhou Zhang. The former is a figure retrospectively constructed, while the latter was named after his initial fiefdom in Yu. Wu was located in *Jiangnan*, and the genealogy of the rulers of Wu, from Taibo and Zhongyong down to Zhou Zhang, is clearly traceable. Yu, located in Shanxi, was where Zhou Zhang's brother Yu Zhong was first enfeoffed, but it was later destroyed by Jin. The “Yi 宜” mentioned in the inscriptions in the early Western Zhou *yihou cegui* 宜侯矢簋 vessel refers to the relocation of the Yu fiefdom. *Shiji* 史记 (*Records of the Grand Historian*) combines the accounts of Wu and Yu because both states were descended from Taibo and Zhongyong. Newly unearthed vessels from the early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such as those inscribed with “Wu Ji” and “Wu Shu” are unrelated to the state of Wu and should not be included in this discussion. Taibo's migration to Wu significantly promoted the interaction and integration between the Wu region and the Central Plains, and its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is profound.

Keywords: Taibo; Zhongyong; State of Wu; State of Yu; fiefdoms

About the authors: ZHAO Shengqun, PhD in Literature, is Professor and PhD Supervisor at the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7); GAO Zhongzheng, PhD in Literature, is Professor at the School of Literature, Shandong University (Jinan 250100).